

# 试析东盟高度一体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白续辉, 喻常森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东盟宪章》的顺利签署表明, 东盟各国正在努力改变东盟的松散状态, 试图将其建设成为更有凝聚力的地区实体。本文在考察中国的东南亚地区利益结构后认为, 一个在经济上实现了内部高度整合, 但在政治上仍旧保持内部多元决策机制的东盟较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即一个经济上强大但政治上较弱、经济上联系紧密但政治上相对松散的东盟对地区格局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此, 对东盟当前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应持欢迎态度; 但对东盟未来的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 中国应保持高度关注, 并提早与东盟进行良性互动, 以维护彼此的合理利益和地区稳定, 防止出现某些负面效应。

**关键词:** 东盟; 一体化; 中国; 利益

**中图分类号:** D8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8)02-0044-08

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建立启动了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冷战结束后, 东盟加快了地区一体化进程。《东盟宪章》的顺利签署表明, 东盟各国正在努力改变东盟的松散状态, 试图将其建设成为更有凝聚力的地区实体。对中国来说, 东盟的高度一体化可能产生一种“双刃剑”效应: 从长远来看, 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东盟, 有利于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 但同时也有可能改变地区国际格局, 激化区内矛盾, 尤其是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而言, 东盟既不能太“弱”, 否则区内秩序就可能失稳; 也不能太“强”, 不然中国在东亚的利益格局就可能被搅动。那么, 东盟内部的高度一体化是否可行? 这一目标如若实现, 将会对中国的利益造成怎样的影响, 而中国又该如何做出反应? 这正是本文试图进行初步探讨的问题。

## 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两种可能趋向

学术界已就一体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 并为此给出了多种定义。就这些定义的实质与特

\* 收稿日期: 2008-04-07

作者简介: 白续辉(1982-), 男, 山西人,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喻常森(1961-), 男, 江西人,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 博士。

征而言,其共同点在于:一体化普遍意味着成员单位向更高级的权威让渡出某些主权权力(yield some sovereign powers to a higher authority)。例如,新功能主义代表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认为,一体化是劝说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行动移向一个新中心的过程,该中心的组织架构掌握或要求掌握对那些既存民族国家的管理权限。<sup>[1]</sup>另有研究者指出:“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也涉及政治、法律和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由于它涉及的是主权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主权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所以,“一体化是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主权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sup>[2]</sup>按照主权让渡程度的高低,一体化可以分为高度一体化、中度一体化、低度一体化这3个概念。学者普遍认为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东盟长期以来是个低度一体化的组织,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整合实体则可被认为是中度一体化组织。<sup>[3]</sup>这对我们认识东盟一体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所探讨的“东盟高度一体化”,不仅是指“高度一体化”的已然状态,而且还包括东盟一体化逐步由“低程度”向“高程度”演变的动态进程。

所以,我们认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来看,所谓高度一体化,就是民族国家通过逐步让渡国家主权的方式,结成高度整合的、在重大或关键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与协调性的、内部凝聚力很强的超国家实体。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改写了传统的权力观,其成员国向欧盟组织让渡了一系列原本被认为只能由主权国家行使的权力。当今的欧盟对各成员国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安全、司法、国内政策等多个方面“全面接收”(如货币政策的制定)或“部分接收”了成员国的主权。它拥有5个具有实质性权力的重要机构: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法院,负责从立法、行政、司法领域规制、管理与监督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行为,保护联盟利益。因此,欧盟被广泛认为是超国家机构,甚至具有“准联邦”性质。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来看,其整合程度确实是在当今世界上最“高”的组织。可见,欧盟对高度一体化做出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满意的诠释。东盟高度一体化是指东盟在整合过程中逐渐具有或在整合完成后具备以上特征。值得指出的是,一体化与联邦化绝对不能划等号,让渡主权也并不等于主权国家的被取代或消失。因此笔者认为,一体化不是建立新的、更大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而是提高原本分散的各部分进行一致响应的能力。

实际上,东盟是否具有实现内部高度一体化的可能性,是近年来争论的一个问题。综合起来讲,人们对此主要有两种典型意见。一方认为,东盟难以实现欧盟式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sup>[4]</sup>究其原因,主要包括:首先,东盟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化和多样性特征,在地理上还带有群岛区域典型的碎片化特点,缺少“人和”、“地利”等有利因素,与欧罗巴人种和西方文化主导的欧洲大陆不能相提并论。其次,东盟成员国基本脱胎于欧美殖民地,且其政权普遍带有威权色彩,“特别珍惜”自己的国家主权,对要求“让渡部分主权”的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着相当的谨慎和戒心,因此推动“东盟内部高度整合”的国家意愿和内在动力不足。第三,以协商和不干涉他国主权为主要特征的“东盟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处理区域内外事务的惯例、规范和政治文化氛围,足以维持东盟的正常运作,甚至成了维系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一大法宝。这些政治文化沉淀对“东盟高度一体化”起了“拖后腿”的作用,且其惯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消除。因此,“欧盟强势的一体化路径不适合东盟地区”,“更合适的是一种软性一体化”,“它应该以与协商、求同等为特征的东盟方式显得更加一致”。<sup>[5]</sup>因此,东盟在一体化问题上难以跨过实质性的门槛,最后可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比独联体的整合程度<sup>1</sup>或许要高,但比欧盟的整合程度则绝对要低。

<sup>1</sup> 独联体成员国普遍承认,该组织非常松散,又“独”又“联”,“独”大于“联”,“效率低下”。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和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独联体的分裂和瓦解趋势进一步加剧。

笔者将之称为中度一体化趋向。另一方的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东盟能够“变得更像欧盟”。<sup>[6]</sup>综合而论,该派观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东盟内部的差异性、多样化和地理碎片化并不会构成东盟深度整合的根本性阻碍。在建立地区认同的过程中,不可能也没必要绝对地消除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对联盟的认同与对国家的忠诚非但不矛盾,而且在国家根本利益的层面上经常是一致的。例如,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公民,既是“东盟人”、又是“新加坡人”;他不可能因为自己成了“东盟人”,就被剥夺了作为“新加坡人”的权力或失去了对新加坡的忠诚,更不可能导致“我到底是东盟人还是新加坡人”这样的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而且,来自东盟老成员国的人和来自东盟印支地区新成员国的人反倒可能因为彼此同为“东盟人”的身份而建立起双向认同和实现心理融合。此外,种族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族群冲突或众口难调,地理的群岛化缺陷也能较为容易地被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电信技术弥补。第二,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突进,东盟各国已经无法凭借自己的单一力量去应对众多的新型挑战,正在被超出其控制能力的因素所侵蚀,即使这些因素就产生在东盟区域内。<sup>[7]</sup>区域反恐、打击海盗与走私、镇压拥有海外支持网络的国内反叛组织等各类安全事务的严重性与日俱增,同时,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大规模竞争让东盟各成员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很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它对地区事务的影响不断提高。鉴于这些情况,为了进行有力而持久的应对,东盟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强内部团结,提高自身的协调决策能力和执行力。否则,东盟可能会成为中国影响之下的配角,使其利用一体化来振兴本地区实力、提高各成员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前功尽弃,或在效果上大打折扣。第三,与上述大背景的变化相适应,由于“东盟方式”并不“足够有力”,东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必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sup>[8]</sup>只有通过自身变革,赋予东盟组织真正的国际行为能力,使其变成一个“更具凝聚力、更有效率和更以规则为基础的组织”<sup>[9]</sup>,本地区才有能力去迎接纷至沓来的众多挑战。笔者将之称为高度一体化趋向。

要想对上述两种意见做出恰当的、公允的评判,现在还比较困难,因为一切为时尚早。实际上,从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自身的缺陷来看,当前谁也没有能力去精确地证明或预测东盟究竟是会朝着“中度一体化”还是“高度一体化”的方向演进。因为一系列必然和偶然的因素混杂在一起,提高了这一事物的复杂性和不可精确预测性。我们只能根据目前的相关迹象,推演其发展的一种或另一种趋向。

从历史进程来看,1967年,为了阻止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曼谷发起建立了东盟。1991年冷战结束后,东盟的政治结盟色彩开始减弱、经济合作功能不断加强。同时由于东南亚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东盟乘机启动了覆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功地实现了由东南亚南部向印支大陆的扩张,从小东盟变成了大东盟。

概括地讲,东盟自己提出的一体化目标是,在参考欧盟经验的基础上,于2015年(原定于2020年,后提前)建立“东盟共同体”,其中包括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国际社会对东盟能否实现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但是,东盟一体化目前确已取得重大进展。2007年11月20日,第13届东盟峰会正式签署了作为“东盟共同体”法律框架的《东盟宪章》,这是东盟成立40年来首次颁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东盟制定《宪章》的动机是促进内部整合。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东盟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三大共同体,强调东盟要具有一个目标、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共同应对未来挑战。它确立了东盟的目标、原则、地位和组织结构,为东盟改变松散状态、提高决策效率、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组织提供了法律框架。<sup>[10][11]</sup>值得指出的是,《东盟宪章》对“一体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这包括:第一,赋予了东盟组织完整的法律人格,增强了东盟的特性和国际地位。第二,通过增加和强化东盟的组织机构,努力确保东盟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及增强各成员之间的粘合程度。第三,东盟决策权的集中程度明显提高,首脑会议成为最高级别和最权威的决策机构,其管辖范围大大扩展。上述规定如能顺利而严格地实施,东盟将会从一个松散的次区

域国家“协会”(association)走向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union),其行为能力和国际地位都将随之提高。<sup>[12]</sup>

从以上论述来看,“东盟一体化”确实正在经历着从较低程度迈向较高程度的动态演变过程。而从长远来看,东盟逼近“高度一体化”的趋向也是有依据、有合理性的(这并不是在说我们已经彻底否定了其它趋向)。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这种“高度一体化”趋向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做出反应?

## 二、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利益

冷战后,中国通过东盟地区论坛、“10+1”(东盟和中国)、“10+3”(东盟和中日韩3国)等机制,与东盟开始了良性互动,并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地区收益。大体上讲,按照重要性排列,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利益:这是中国在东盟地区的“最核心”利益。一方面,中国必须在东南亚寻求自己的政治伙伴,否则就会陷入孤立,在地区和全球国际舞台上难以施展拳脚。因此,中国必须和东盟10国这样的重要邻居搞好关系。传统上,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较为亲近,但它们都是东盟的新成员且经济落后,在联盟里处于一种相对的边缘位置。中国要想从东盟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就需要努力接近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新加坡等东盟老成员国。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和东盟建立起长久的和谐关系,不能获得东盟的谅解与支持,中国的发展就将受到极大的地缘性遏制,甚至会频繁面临紧张压抑的周边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不但要广交朋友,而且还不能轻易得罪任何一方。

(二) 安全利益:首先,从地缘上看,东盟国家扼守马六甲海峡等东亚海上生命线,且和中国大陆毗邻、连接台湾地区。但有风吹草动,中国西南边境和东南沿海将直接受到威胁。其次,从政治格局来看,东盟地区局势复杂,美、日及欧洲大国在该区内均非常活跃,关系盘根错节。其中,中国最应关注的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大规模削减了自己在东南亚的驻军。但从2001年“9.11”事件后,东南亚在国际反恐和遏制中国崛起这两个方面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进行安全对话、建立军事互信,尽量争取以和平方式化解冲突,同时努力抵消或减小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影响与安全压力。再次,东盟地区存在着重大的主权纷争。目前,北部湾问题已取得明显的进展。而更突出的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仍旧悬而未决。中国认为,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东盟国家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联合行动,以南沙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手段。南沙问题不仅是有关国家提出的领土主权与管辖权诉求在内容上发生重叠的问题,更牵涉着对丰富资源的控制和管理。这一争端共牵涉六国七方,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部分提出权利主张的当事方都在自己占领的岛屿上驻有军队,且其中几处已经被开发用作军事目的。因此南沙问题被认为是最复杂的地区事务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冲突爆发点之一,事关中国安全。

(三) 能源利益:东南亚地区能源丰富,其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天然气储量占全球储量的3%。马来西亚、印尼、文莱3国生产的液化天然气占世界产量的55%,越南也是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而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第三大石油贸易中心。<sup>[13]</sup>同时,各国对南沙群岛的重要权利主张,也受到获取资源、繁荣经济这一目的的驱动。南沙的绝大部分区域其实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引起各国更多关注的是岛区的周边海域,这些地方被认为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由于认识到了南沙群岛的经济潜力和能源战略价值,各权利主张国(地区)可能会更为咄咄逼人地争取由本国(地区)单独享有的领土份额,以及巩固己方已占领的立足点。这将使局势更加

复杂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能源需求不断飙升。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就必须高度重视以南沙群岛为基点的东南亚能源利益。

(四) 经济利益: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在东盟地区的经济收益还“不是很大”。在与东盟进行的贸易来往中,中国处于逆差地位。<sup>[14]</sup> 首先,双方的出口产业结构相似,没有较大的经济互补性,因此中国出于经济目的去开拓东盟市场的意义不是很大。其次,东南亚市场、尤其是东南亚高端产品市场,主要由美日韩等占领,中国作为后来者,可资分享的“一杯羹”有限。第三,出于营造外部和平环境的政治考虑,中国当前主动对东盟实行“富邻”、“让利”的政策,如通过削减关税等方式向东盟的数百种农产品敞开大门。第四,随着人民币升值、两税合并、环保新标准和新劳动法出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向印度支那办厂成本较低的邻近国家转移,中国对此表示默认和赞同。这表明我方认可将中国享有的一部分外资转入东盟地区,不与东盟“争利”。

上述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利益结构,决定了中国对东盟一体化所持有的期望组合。中国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都不得不对这几种利益进行比较与取舍。而一个过于强势的东盟,将会让中国维护区内国家利益的难度加大、变数增多。这自然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 三、东盟高度一体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可能影响

与区外大国相比,东盟各成员国的力量均比较弱,因此东盟的整体实力也大受限制,削弱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本地区大国的参与,东盟即便是实现了内部的高度整合,在区域舞台上也很难充当主角。因此,“东盟搭台、中美日唱戏”似乎更为现实。

但是,东盟如果实现了高度一体化,那么无论在中短期内是否有实力和大国平起平坐,其“议事能力”和讨价还价的砝码势必会加大。届时,一个亲中国的东盟若是出现,纵然其内部高度整合、一致对外能力空前增强,那么也能为中国的利益格局所消化。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亲美日的东盟,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将被严重压缩,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发展也必然受到阻碍。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东盟将来是亲华、亲美还是适度中立,东盟始终都具有“自我性”,不会迷失在对大国的跟随中。也就是说,东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与实体依托的国际行为体,不是也不会完全依附于大国的。从综合因素分析,东盟高度一体化可能会给中国的利益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 政治方面: 从积极方面分析,东盟一体化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这在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为了抵消美国的单边主义所带来的战略压力,中国积极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思路,力图在各种力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制衡某些大国的“独霸”战略,为自己赢得发展空间。<sup>[15]</sup> 东盟作为一支重要的地区力量,许多时候能够成为中国抵消外部战略压力的伙伴和活动平台。例如,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中国对美国、日本等进行了成功的非对抗性“反制”,实现了中国的战略目的。由一群小国组成的东盟,目前整体实力相对较弱,“难以真正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sup>[16]</sup> 这为中国在合适的时候“脱颖而出”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挑战来看,东盟如果实现了高度一体化,中国对东亚事务施加影响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当前,中国和日本在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互相牵制,结果限制了双方掌控地区事务的能力。东盟利用这一态势,主动出击,推出了东盟地区论坛、“10+ X”模式、亚欧会议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基本左右了亚太事务的发展进程。而东盟如果实现了高度一体化,提升了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在政治、经济、安全等事务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那么就可能对中国的地区行动造成极大的牵制,甚至导致中国在东亚的一些政治诉求彻底落空。实际上,“东盟主导东南亚事务,争当亚太一极”这种趋向早已明显。东盟国家致力于建设地区合作机制,并将此作为应对中国崛起的一大战

略选择。东盟非常清楚自己综合实力的弱小,并担心如果照此下去,它在未来“东亚共同体”里的地位就可能难以确立。为了不被边缘化,尤其是不被大国所取代,东盟加速了内部一体化进程。东盟10国在对外事务中经常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各种会议上也经常表现出高度的团结。<sup>[17][18]</sup>无疑,东盟一体化将制约中国对东盟地区单个国家的影响力,并增加相关问题解决的成本。为此,中国必须充分评估这一趋势对地区格局和国家利益造成的影响。

(二) 安全方面:从正面因素来看,东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稳定,这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东盟10国如若长治久安、和睦相处,将会形成较为和平的区域环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依托,尤其是减小中国西南边境和东南沿海的安全压力。但从负面因素来看,如果东盟国家在安全上完全倒向美国,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将不断增强。“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加大了重返东南亚的步伐,一方面通过与新、泰、菲等国进行军事合作,对东南亚进行“硬介入”,另一方面通过民主、人权问题等对东南亚进行“软介入”<sup>[19]</sup>,不断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依靠自己与新加坡等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在东南亚建立了大范围的反恐情报网络,动员东盟各国协调开展安全行动,在区域反恐事务上扮演了一种“隐形领袖”的角色,并作为外部力量推动着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合作与整合。尽管从整体上讲,东盟国家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对中国造成重大威胁。但是,如果高度一体化的东盟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冷战早期,东盟是美国“太平洋岛链”战略的重要一环,而该战略所要围困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美国已将南海问题作为遏制中国一大武器,在舆论上偏袒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并且不顾中国的抗议,频繁地派出飞机舰船在争议地区进行侦查。基于这些利益诉求,“强东盟+强美国”的组合将会让中国承担巨大的安全负荷。从东盟内部因素来看,中国处理南沙问题时受到的压力将会提升。一旦东盟实现了高度一体化,“具有一个目标、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那么其协同能力和整体执行力将大大加强。如果东盟坚持以集体身份与中国进行协商,或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采取集体行动改变南海现状,那么中国将会变得非常被动,损失也可能更大,最终面临严重的安全挑战。

(三) 能源方面:就机遇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东盟和中国合作开发某些能源资源的需求会上升。东盟是中国的海外煤炭等重要能源的来源地之一。东盟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如印尼的煤炭远景储量可达190亿吨。但该地区的煤炭开采技术和设备均较为落后,这为煤炭开采资历丰富的中国带来了重要机遇。<sup>[20]</sup>作为东南亚第三大煤炭生产国的越南,从2004年起就成为中国进口煤炭的最大来源国。而印尼当前则欢迎中国与其进行煤炭开采合作。就挑战而言,中国和东盟在战略能源上的竞争可能会激化。东盟地区的快速发展使其对石油的需求飙升。亚太能源研究中心预测:“该地区的能源需求(不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到2020年将比1999年的2.52亿吨油翻一番,达到5.25亿吨油当量。这比1990年的石油消耗多出两倍。而中国的需求预计在同期将由7.54亿吨增加到13.22亿吨油。虽说跟中国相比,东南亚的需求增加幅度不是太大,但其所需油量已经相当惊人。”“除了婆罗洲岛上的小国文莱石油较丰富以外,东南亚每个国家都会成为纯石油进口国。”<sup>[21]</sup>除了竞争外,中国还可能面临着能源供应不确定性的威胁。中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其石油需求继续激增,对外部能源的依赖日益严重。由于中东、中亚等产油重地政局不稳,中国的能源供应受到严重制约。面对强大起来的东盟和“中国能源威胁论”的压力,中国在本地区的能源利益可能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如果东盟对中国实现能源出口限制或转而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合作开发能源,中国将无法从东南亚获得足够的或稳定的能源供应。另一方面,强大起来的东盟如果不再秉持《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原则而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主权争夺行动,中国将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失去对南海海域的油气资源控制权。

(四) 经济方面:东盟的内部高度整合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有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成型,从而增进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强化双边关系。《东盟宪

章》旨在构建东盟统一市场的目标,意味着中国未来可以直接通过东盟组织开展双边合作,而无需和东盟 10 国逐一磋商,这为中国打开了深入东南亚的方便之门。据前所述,中国当前对东盟没有太大的经济诉求。不过,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提下,东盟一体化,尤其是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通过贸易,中国从东盟获取了大量的原料和矿产资源。同时根据框架协议,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等将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通过和东盟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进行合作开发,还可以得到灌溉、发电等方面的不菲收益。另外,作为世界性水域,南海也是最具生产能力的商业渔场之一。世界总捕捞量中约有 8% 的数值由该海域贡献。南沙群岛地区本身便跨越了商业食用鱼——黄鳍金枪鱼(yellow fin tuna)的迁徙线路。中国要想解决粮食问题,就不得不倚重食品结构的多元化,而这就要求我们重视东南亚海域这座巨大的食品仓库。就挑战而言,东盟的经济高度一体化会增加中国在该地区的竞争成本。首先,东盟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市场,各成员国通过减让关税、彼此开放等各种措施,来提高区域内的经贸依赖程度,实行某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抵御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所进行的强劲渗透。其次,东盟将会在吸引外资方面与中国形成竞争。高度一体化的东盟能够对地区综合环境进行较好的治理,从而增强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sup>[22]</sup>因此,东盟高度一体化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也是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的。

##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面对“东盟崛起”的影响,中国除了发展自己,实现“自强”外,同时也要努力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国力和东盟高度一体化的“双刃剑”效应,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阻止东盟的一体化进程,但必须防止其朝着不符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在经济上实现了内部高度整合但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内部多元决策机制的东盟较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即中国所期望的,应该是一个经济上强大但政治上较弱的东盟,一个经济上联系紧密但政治上相对松散的东盟。因此,我们应赞同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支持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同时通过外交等手段对东盟的政治一体化与安全一体化施加必要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政策思路可以是:公开承认和欢迎东盟的崛起,不对其进行绝对的硬遏制,而是进行相对的软影响,即强调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良性竞争关系,避免“双边敌对化”。只要东盟不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就可以容忍,并且还可以主动与东盟“共舞”、分享“舞会”收益。

那么,东盟对中国的这一政策思路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从现有趋势来看,大多数东盟国家对“建立一个经济强、政治弱的未来东盟”不会感到过于不适和反感。目前,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政治一体化进程仍然还比较滞后。这是因为,“东盟方式”仍在起作用,相关国家倾向于采取“谋经济福利”而“留政治权力”的双轨政策。

为了主动与东盟“共舞”,中国可以通过东盟地区论坛、“10+ 1”和“10+ 3”、东盟成员国、东亚儒家文化圈等已有框架开展一些“友好导向型”的战术行动,这既对现有地区格局的硬性冲击较小,又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功效。第一,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加强与东盟的互动,强化对东盟的影响。中国可以在地区多边维和行动、救灾、联合打击海盗和毒品走私、防止传染病扩散等领域广开路径,同东盟深入合作。第二,通过“10+ 1”(东盟和中国)、“10+ 3”(东盟和中日韩 3 国)机制,在经济领域加强与东盟的紧密联系,获取其好感与信任。中国可以从经济、财政、农林、劳动、旅游、环境、文化、卫生、能源、信息通信、社会福利与发展、创新政府管理等方面入手,与东盟相互渗透。第三,通过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在南海开发、军事合作领域拓展空间。中国应长期保持与老挝、缅甸等国的友好关系,并与东盟其他国家加强军事对话与交流,包括协同反恐、军舰

互访、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第四,通过东亚儒家文化圈和东南亚华人社会,在社会文化领域里与东盟国家寻找信任的心理基点与共同语言,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继续做好华侨华人工作。尽管受到当地政治风波影响,少数地区反华事件时有发生,但华人对东盟与中国关系的粘合作用仍然不应被低估。

## 结 语

综上所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一个过于软弱、松散的东盟,不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贸繁荣,影响中国与东南亚的互惠合作。但是,一个过于整合的、强大的东盟,又可能改变地区国际格局,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利益。相比之下,一个“经济强、政治弱”的未来东盟,将会带来相对较小的冲击。因此,中国应该根据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格局去应对相关的挑战,避免东盟一体化进程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以便为中国在某些地区问题上的“脱颖而出”保留回旋余地和创造潜在机遇。同时,中国在开展相关的行动时,必须注重东盟的感受及双方的后续互动,用适当的方式深化彼此的理解与互信,尤其是切实维护双方的合理利益,从而消除某些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避免地区冲突。

### 注释:

- [1]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6.
- [2] 马良:《什么是一体化》,《环球时报》2006年5月19日,第5版。
- [3][12] 陆建人:《从东盟一体化进程看东亚一体化方向》,《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第24、28页。
- [4] “Will ASEAN Be Like the EU”, Remarks by Rodolfo C. Severino,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t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er, Brussels, 23 March 2001.
- [5] Sree Kumar, Introduction, *Section IV: ASEAN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in ASEAN, compiled from the 2nd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p. 337.
- [6] J. Rasmus Møller, *Asean Can Become More Like the EU*,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September 28, 2006.
- [7] Kay Møller, Cambodia and Burma, “The ASEAN Way Ends Here”, *Asian Survey*, Vol. 38, No. 12, (Dec., 1998), pp. 1087-1104.
- [8] 陈寒溪:《“东盟方式”与东盟地区一体化》,《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第50页。
- [9] Carlos H. Conde, *Asean Pursues EU-styl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2, 2007.
- [10] 张学刚:《东盟一体化,不是欧盟翻版》,《半月谈》2007年第23期,第83页;
- [11] Tommy Koh, Walter Woon, Andrew Tan and Chan Sze Wei, “Charter Makes ASEAN Stronger, More United and Effective”,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8, 2007.
- [13] 韦红:《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第120页。
- [14] Sheng Lijun,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ISEAS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Security Issues Series No. 1(2003),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p. 8.
- [15][18] 郭清水:《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利益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55页。
- [16] 唐小松:《三强共治: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10页。
- [17] 曹云华:《论东盟的内部关系——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及主要成员国间的关系》,《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18页。
- [19] CHIN KIN WAH, *ASEAN's Engagement with the U. S. in the 21st Century, Section V: ASEAN External Rel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in ASEAN, compiled from the 2nd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p. 403. (下转第97页)

# Crawford's Concept of the Orient: Analysis of Crawford's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QI Shun 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Edward W. Said's theory of orientalism provides an analytic tool for reexplaining John Crawford's famous works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The premise and assumption hidden in the book will be checked again. The origins of Crawford's concept of the orient are that his famous works converse with the overall political context underlying the colonialism. Crawford's experience and his journal with passion in orient are subject to the authoritative orientalism. His concept of the orient is affected deeply by the works of orientalism.

**Key words:** Crawford, Concept of the Orient, Said

---

(上接第 51 页)

- [ 20] 《中国—东盟博览会铺开印中煤炭资源投资合作新大道》,《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网》, [http://www.hzjskc.com/Article/detail.asp? ArtID= 75802](http://www.hzjskc.com/Article/detail.asp?ArtID=75802), 2008 年 5 月 26 日。
- [ 21] Andrew Symon, "Energy and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东南亚纵横》2005 年第 4 期,第 26 页。
- [ 22] 王光厚、朱进、林洪安:《论东盟一体化发展与中国东盟关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3 卷第 4 期,第 76 页。

[责任编辑:柳 弘]

## Analysis of ASEAN's High Integration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on China

BAI Xun hui, YU Chang-sen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signature of the ASEAN Charter indicates the effort of ASEAN countries to change the organization's loose state and build it into a regional entity of greater cohesive affinity. This article, after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structure of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rgues that an ASEAN which is highly integrated in economy but still plural in politics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s best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interests. In other words, an economically strong but politically weak ASEAN, or say an ASEAN associated closely in economy but relatively loose in politics, will bring less powerful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al structure. Therefore, China is supposed to take an attitude of welcome towards the current process of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but pay high attention meanwhile to ASEAN's futur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conduct a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the ASEAN ahead of time in order to maintain each other's reasonable interest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event the creation of certain negative effects concerned.

**Key words:** ASEAN, integration, China, interests